

走過追著老師看口形的日子 學懂欣賞自己 聽障女生游出聾人奧運

撰文：梁苡珊

出版：2017-07-07 12:48 更新：2017-11-21 13:13



「我的世界好靜，一粒聲都無。」陳紀尤（14歲失聰少女）

記得兒時對於不想聽的說話，就如「馬騮掩耳 emoji」般蓋住耳，選擇什麼都聽不見，然而有人是不能選擇地聽不見，有被設定為「靜音」；有些耳內細胞會在奏不明樂曲，不斷聽到「沙沙」聲。14歲的紀尤屬前者，雙耳先天失聰，直到兩歲佩戴助聽器前，她是完全不能聽見。

聽見不代表聽到

「聽到聲音，唔代表聽得清內容。」人們以為，聽障人士只要配帶助聽器就聽得清楚。一般人的耳朵會自動把雜音變成背景音樂，抑或把不想接收的聲音「左耳入，右耳出」，助聽器沒我們想像中聰明。



助聽器幫紀尤聽見，但又為她帶來不少「嘈音」。（龔慧攝）

耳機不懂分別音源是否重要，一概把聲音擴大硬塞給機主，「剛開始戴上耳機時好唔慣，世界突然變得好嘈。」每當去到人多嘈雜的地方，情況尤其嚴重。就如我們到異國旅遊，看見當地人嘴吧開開合合，聽到陌生頻率的高低起伏，但就是不明當地方言。一般人可以把這些雜音變成耳邊風時，紀尤得用神聽清這些「異國風情」，分別有用與多餘的資訊。然而資訊過多，腦袋不能負荷，聲音就是嘈音。

媽媽帶她們外出，左手牽着妹她，右手牽着她。即使在這個距離，紀尤也不能聽她們的交談，只能靠讀唇。我們習以為常的背景聲，甚或享受自然帶來的風聲鳥叫，對她而言都是一個阻礙。又有一次，校內小組討論，班房中數十人不斷大聲小聲說話，耳機就把能收集的聲音都調至預定聲量，一聲不漏的傳給她，班房瞬間變酒樓。即使同組同學已減慢說話速度，但紀尤就只能坐着看同學們討論。「不過現在學校有駐校手語老師，學習都不成問題。」

世界安靜心卻嘈吵

脫下助聽器，世界安靜，心卻嘈吵。

這份嘈吵由不安而生，眼見身邊人嘴吧一開一合，但丁點都聽不見。「覺得自己同人哋好唔同，好奇怪，好似融入唔到個社會咁。」就如魚缸中的一員，水中安靜，不斷看見同伴吐出氣泡，但不能解讀，有時會問自己還算其中的一份子嗎？

嘈吵亦因為內心的想法不能傳遞出去，傳意的方法很多，但這是依賴言語的社會。耳不能聽，只能靠眼看，嘴巴是人說話時動作最大的地方，也是紀尤很多時與人溝通的窗口。即使現在戴上助聽器，仍要依靠讀唇才理解大部份的內容。

訪問中的紀尤，表情多多，善用雙眼觀察的習慣使她本來精靈的雙眼更活潑。被社工形容為 **happy girl** 的她亦曾因為聾人的身份自卑。還記得幼稚園時，同學可以安坐位上聽書，只有她要追着老師的口形看，有時看不見，甚至要跑到老師身邊。其他同學眼內，可能覺得她是怪孩子，老是圍着老師身邊團團轉，又從下而上死命盯着老師的嘴。



得知紀尤的狀況，媽媽辭去原有的工作，全職照顧她。（龔慧攝）

我們都想成為獨一無異的一位，但遇上「非我族類」，排他比呼吸自然。

「你係聾嘅，唔想同你玩。」

「你好煩呀，行開啦。」

那時她會大哭一場，抑或找朋友聊天，就是沒有告訴最親的媽媽，不願她掛心。訪問當天，紀尤媽媽也在場，她第一次聽到女兒提及當年的對話。就如過往的貼心，紀尤馬上補一句，「不過放心，現在不會再有這個情況，同學們都長大，較理性。」也許是這位 14 歲女孩的天性，但過往的經歷或多或少有份造就她的體貼。

「其實一個聾人，聽唔到唔緊要，不過聽覺方面有障礙，身體四肢一樣健全，甚至有時會比健全的人做得好，因為我哋可以更加專注做事，唔會畀其他事分心，唔會畀身邊的人影響。」紀尤的一位聽障老師

魚缸中的她，仍然有點不同，甚至是更不同，游水比同類快得多。起初媽媽為培養她的堅忍與耐力，久而久之游水成了自身的興趣，越游越快。

經過過去成長的歷練，要在水中穿梭，已不會為紀尤帶來任何障礙。聽障的泳手比賽時有旗手指示下水，而在向前衝刺的路上，紀尤還有媽媽這個好拍檔。「她聽不到一般游水起步時哨子聲，就由我先聽聲再揮手示意佢（紀尤）落水；平時訓練時我都會把教授的說話翻譯成手語，等佢明白。」得知紀尤的聽障，媽媽辭去原有職業，全職照顧她。這故事沒有「輸在起跑線」，有的是媽媽伴紀尤屢創佳績。七月中，這條與別不同的魚將游到土耳其，首次代表香港參加聽障奧運會。



游着游着，游着到了今屆《正能量青年選舉》的少年組銀獎，七月中更會游向聾人奧運會。（龔慧攝）